# 春梦

喧嚣的都市，繁忙的生活，心已不堪重负。

不知从何时起，情爱已成了一种奢侈。

谈情累，说爱难，今夜，我只想温柔的入梦。

春眠不觉晓……

＊＊＊＊＊＊＊＊＊＊＊＊

夕阳斜下，漫天的火烧云，红的妖艳。

参天的古树，浓密的枝桠遮挡着大量的阳光，致使这炎热的夏天也不会让森林里的人感觉不堪忍受。更何况，

还有潺潺流动的清凉溪水，如玉带一般缠绕在森林中，给因浓密而显得有些沉闷的森林，带来了一丝活力，几许清

凉。

在森林深处，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美丽的野花、飞舞的蝴蝶、加上那清凉透彻的溪水，宛若人间仙境。

草坪上，面对面的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手中还持着一把镶玉石的宝刀。

柄，镶的是紫金断魂玉，刃，是削铁如泥的南海金钢，刀，是威震江湖的无情断魂刀。

只要你是江湖中人，那么你一眼就可以这认出持刀之人，因为他正是近年来在江湖中如日中天的无情公子冷寒

云。

自六年前，年方一十八岁的寒云初出道以来，就不停的制造着传奇，他的故事在武林中不断的被传诵着。

据说，他之所以被人称为无情公子，因为他刀下无情，刀法犀利残忍，人更无情，随心所欲，游历四海，从不

为任何人停留，柔媚魔女柳蚕儿用尽手段也没能让他留下入主魔教，莲清侠女万清蓉，绝代佳人，月半相处，依然

只能落个伤心而归，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同时，他也是个出手大方，决不吝啬的人，更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当年为相助友人胡敬知，他耗尽家财，

还为其破例在敬知寨不眠不休守了一十五天，最后全歼来敌。为此一役，他因耗力过度，事后足足昏迷了三天。

他还是个风流却不下流的翩翩公子，他与青山侠女柳惋情是至交，一次恶战中，他与惋情虽击败强敌，却双双

负伤，在无人迹的山谷里，三天二夜互相运气疗伤。再度回到江湖时，惋情的守宫砂依然鲜艳若滴。

不过，此刻在冷寒云对面的人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如果你不是消息特别灵通的人是决对认不出她的来历

的。

因为这个她只在自己家里很出名。她就是楚玉宝贝——楚纤柔，是江湖四大山庄之首——楚玉山庄的大小姐，

是全山庄所有人最最心疼的宝贝，一个娇弱文静的大小姐，她很美，是那种柔弱到让人无法不怜惜的黛玉之美。

楚玉山庄连普通的下人都会武功，只有这个大小姐楚纤柔，却因先天体质虚弱而根本无法习武。她刚出生的时

候，更是经常在鬼门关徘徊。

楚玉庄主为了救她，不惜一切代价。最后终于感动了以医术和怪脾气而誉满江湖的鬼医白子韧，同意前来一试。

谁想，初见纤柔，铁石心肠的鬼医竟也对她动了恻隐之心，当下决定收她为义女，并且为了调养她的娇弱体质，而

宣告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从此就留在了楚玉山庄，对这个宝贝义女疼宠有加。

即使有鬼医十多年的调养，纤柔依然无法习武，也为此，她的父兄极端的保护她，把她深深地藏在山庄里，不

让她涉足武林。而我们的宝贝纤柔，也对多事的武林没有丝毫的向往。她只对花草动物有浓厚兴趣，如果不提她养

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灵蛇异兽的话，那么她绝对是个十足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温柔贤淑。

庄内所有的人都视她为宝贝，愿为她赴汤蹈火。

突然之间，令人更惊讶的事情出现了，一向对女人无情但温柔而有风度的无情公子竟对着完全不通武学的宝贝

纤柔挥出了刀……

刀起如风，刀快似电，落叶翻飞，瞬间后，刀光落尽……

纤柔只觉得全身凉飕飕的，她低下臻首一看，……当即感觉头昏目眩，险些站不稳。原来是她身上的衣服全成

了碎片，飘落于地上，她反射性的用手环住了胸口，遮住无限春光。

「你，你，你怎么可以……！！你可是名动江湖的无情公子啊，怎么可以这样！！」满天的火烧云一下就集中

到纤柔的脸上，纤柔恼怒的责怪着寒云，即使是这样，她说出口的话，依然是那么的柔美动听。

寒云淡淡的一笑，「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又不是素不相识，我们认识很久了呀。」

越来越红的脸蛋，烧的纤柔都不太会讲话了，她结结巴巴地说：「认……认识……认识多久……也……也不，

不能脱，脱人家……脱人家的衣服呀……！」

「我有脱吗？你看见我的手碰到你的衣服了吗？」寒云将脸孔板的非常之严肃。

「用不用手，也是，也是……也是看到人家，人家，人家的……」纤柔急急地辩解，可说到最后却羞的说不出

口了。

「是你先不相信我的刀法可以不伤人，是你嫌我的刀法太残酷的啊。我只是证明给你看。」

「我没让你这样证明！！」

「放心吧，我的刀法很好，决不会伤你一丝一毫的，我发誓。」寒云举起了右手。

「冷大哥，不，不用发誓，人家不是担心这个啦！」纤柔心急的连忙阻止。

「那你担心什么？担心我会动你？」寒云公子顿了一下，语气突然变得异常温柔，「虽然我出刀是为了证明我

的刀法，不过，选择这样的方式，确实是因为我想看，一直很想看看你……」

「你，你……你怎么能这样？」纤柔狠狠的白了寒云一眼，但是心里却因为他温柔的语气而漾出一丝丝的甜意。

「你要知道，一个男人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情到深处，想了解的多一些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我想看你赤裸

的样子有什么不对。」寒云看着纤柔，很正色的说着歪理。

「你……」纤柔连原本洁白的脖子都染成了淡淡的粉色，她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低垂着头，再不敢看寒云，

环抱着胸的双手在微微颤抖，一双修长美丽的腿紧紧的闭合着，可就是因为这样，更突现了女性曲线的优美动人。

「羞死人了……」说着，纤柔作势要转身。

「不许转身，让我好好看看你！」

洁白如玉的身躯，及腰的长发，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一种圣洁的光辉。

环抱的臂膀遮不住调皮的胸部，它自顾自的露出半个圆，形成美丽的弧度，寒云感觉简直像是在对他招手微笑，

纤柔的腰如同她的名字一样，那么的纤细，让人几乎怀疑会不会一用力就折断了，一个优美的倒三角，神秘的黑森

林，柔软伏贴的卷毛，修长的腿，还有那弓成完美弧形的玉足。每一处都是在上帝的眷宠之下产生，让寒云一刻也

不想移开目光。

「别，别再看了！寒云，求你，别看了。」娇躯微微的颤抖着。

再怎么样也舍不得美人难过，寒云很不情愿的说着：「那好吧。让你转身总可以了吧。不过，你要慢慢的转。」

纤柔转身的时候，及腰的长发自然的飘起，待她站定，如黑缎子般光亮，丝一般柔顺的发丝一根根的栖回她的

肩头，寒云只恨时间不能就此停顿，他真想永远留下这一刻！

「太美了！」寒云忍不住脱口赞叹着。「你真的会迷死人的。」

所有的发丝归回了原位，寒云终于呼出了一口气，将目光下移，但是，他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纤细的

腰肢，浑圆翘起的臀部，修长而且白嫩无暇的腿，组成了一个曲线完美的葫芦，再向下看，那小小的，圆而洁白的

足踝……一切的一切，让寒云的胯下异常的热，异常的涨，生理的欲望几乎要逼疯了他。他感觉好像有一只野兽疯

狂的想要冲出他理性的束缚。

倒吸了一口气，「你给我转回来！」他暴躁的脱口而出。

一贯冷静的无情公子，今天怎么了，惊讶之余，下意识的就照做了，纤柔立刻就转了回来。

寒云暗运真气，压制自己一身欲火。正面看，虽然同样美丽，但那种圣洁的感觉，还多少可以克制一些野性。

可是，刚那一幕不停的闪现着，那美丽的曲线时刻冲击着他的自制力。终于，一个无法抑制的念头形成了。

寒云开始向纤柔走过去。

「别，别，你不要过来！」纤柔边说边害怕的向后退。

看着纤柔害怕的像待宰羔羊一般，寒云突然有种很想笑的感觉。

「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的宝贝纤柔？我只是想好好看看你，我不会伤害你的。乖，别再退了，宝贝，后面

是大石头了，小心会碰伤你，我可不想你会伤到一丝一毫。」随即，寒云想到了自己心里的念头，又在心中补上一

句，那是人生必然经历，不能算伤害你。

纤柔感觉进退维谷，真的听话的站着不动？看着一步步走近她的寒云，她还是忍不住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后退着。

突然，足踝好象碰倒了什么东西，很硬，很凉。心里一惊，她不敢再退了。

很快，他们就近在咫尺了。

「别害怕，柔柔。」寒云很温柔的伸出手，轻轻的触碰着纤柔的脸庞，丝缎般的触感，好柔软，柔软的让人心

动。

「我的柔柔，你是我的。」温柔的口吻仿佛在催眠一般，坚定而真诚的目光却是在做着明确的宣告。

纤柔像只惶恐无依的小兔子，眼睛里都是询问，目光在寒云的脸上搜寻着。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样对我？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也喜欢我？

纤柔的目光落在寒云头发掩盖下的右耳时，心猛的跳了一下。寒云的右耳上戴了一只兽牙形状的耳环，那只兽

牙和纤柔胸口项链的坠子一模一样。

那是纤柔养的异兽彩云翠环蛇正值千年时换下的一对灵牙，此蛇之牙非常奇特，一但到了千年，不但会失去毒

性，还会成为解毒的圣品，而每到这个时候灵蛇就会自动换牙。当灵蛇遇到愿交付生命的主人，就会献上这对换下

来的能解百毒的灵牙。

三年前，纤柔为了解开寒云身中的武林第一奇毒，把整个一只灵牙的解毒灵力全部耗尽。事后，纤柔要寒云带

着另一只灵牙，以救命防身，寒云说什么也不肯，一定要纤柔自己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而那只失了效的毒牙，他

却硬要了去作纪念。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将之做成了耳环。纤柔清楚的知道寒云的身上从来没有过女人的东西。

纤柔忍不住开始猜测，有没有可能寒云是爱自己的呢？而不仅仅是一时迷恋于自己的身体。柔柔的一双大眼睛，

如一泓清泉，清澈无瑕的望着寒云。

寒云的手慢慢的抚在纤柔的脑后，固定着她的头，让她不能逃离。唇瓣越来越接近，彼此的呼吸轻柔的吐在对

方的脸上。「闭上你的大眼睛。柔柔。」寒云用很轻柔的声音低低的述说着。

纤柔慢慢的合上她的眼睛，心里充满着期待，长长的眼睫毛轻轻地抖动着，朱红的唇瓣也微微的颤动着，仿佛

在做着无言的邀请。

寒云的唇轻轻的刷过纤柔的唇瓣，蜻蜓点水一般，可是，在彼此的心里却投下了震撼心湖的巨石，只因那轻轻

的碰触竟给双方带来宛如触电般的感觉。

寒云无法克制也不想克制了，狠狠地吻上了那仿若散发玫瑰香气般的美丽唇瓣，他要将激烈燃烧的感情和欲望

通过这个吻全部都传给纤柔。

很久，很久，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之久，寒云才放开纤柔的唇，他还不满足的紧紧盯着已经红肿的樱唇，「

知道吗？我等这天已经等了六年了。等的我好苦，等的我心都要碎了，我在等你长大，等你懂得爱，现在，我终于

可以不用再等了。」

纤柔猛的睁开了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寒云，声音明显的在颤抖着：「你，你刚才说什么？」

寒云一伸手，就把纤柔紧紧的搂进了怀里，紧的仿佛要将纤柔揉进自己的骨血一般。他的下巴抵着纤柔的头顶，

轻轻的揉蹭着。

「你个小傻瓜，我刚才说，我爱你，从六年前，初入江湖，第一眼看见你开始，就爱上了你，已经足足爱了你

六年了！只有你这个迟钝的小傻瓜还不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你家里的那一大票爱妹爱女成痴的大人们，怎么可能放心的让你跟我出来？」

「怎么可能？」纤柔嘴里小声的嘀咕着。

寒云顿了顿，轻啄了纤柔的唇一下，才满意的继续说道：「当年，我刚刚艺成下山。来到一片飘满桂花的树林

里，几疑是仙境。就在那，我第一次看见才十二岁的你，小兔子在你脚边蹦蹦跳跳的，你蹲在地上，手中捧着一只

受伤的小鸽子，目光里满是不忍，那一刻，我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子。」

「楚玉庄后山的桂花林？我，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那时你在旁边。」

「你当然不知道，你的眼睛里只有那只小鸽子！」寒云的脸上出现了丝丝醋意，「当你撕开自己柔软的丝缎衣

服，为那只受伤的小鸽子包扎的时候，我就不可自拔的爱上了纯真善良的你。」

纤柔傻愣愣的听着，脸上尽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你大哥楚剑飞来叫你回家，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是凡尘之人。」

寒云的目光因回忆而特别的温柔，纤柔的心就醉在了这深邃柔和的目光里。

「这之后，我刻意的找上了楚玉山庄，与你大哥结为至交，默默地等待着你长大，可是，直到你及笄，你的身

体一直没有完全康复。鬼医告诉我，你不能受到感情上的刺激，而且，连他都没有把握能完全医好你，让你过正常

的生活。他劝我放弃你，但我真的做不到！」

寒云想起这么多年的等待，每次看到纤柔，心里的挣扎，不论多么希望将她拥入怀中，却只能苦苦压抑，眼睛

里瞬间盛满了痛苦。

纤柔看着那双眼眸，心如针扎，她忍不住伸出柔嫩的小手，抚上那对眼睛，似乎想抚去那里面深深的痛苦。

寒云抓下了脸上的小手，紧紧的握在自己手里，揉了一会儿，轻轻的凑到唇边，亲了亲，继续说道：「总算是

上天怜见，昨天，鬼医告诉我说，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只有不太辛苦，就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我

简直是欣喜若狂。今天就忍不住约你到这里，就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柔柔！」

纤柔眼睛睁的滚圆，一脸的茫然，如同置身梦境，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寒云紧紧的搂着纤柔，他必须给她时间来消化刚刚听到的事实，虽然他的欲望在不停的折磨着他，他的身体疯

狂的呐喊着，要她。

如此的接近，彼此心跳的声音都可以听的那么清楚，慢慢的，他们感受到两个人的心跳完全一致了，「咚，咚，

咚，咚……」

纤柔的头慢慢地倚在了寒云的胸膛，脸上的茫然消失了，眼睛里只剩下深情与信赖。

寒云用手托起了纤柔的脸，唇轻柔地落在纤柔的额头、眼睛、脸颊、鼻尖、最后，停在了纤柔的唇上，不动了。

纤柔心里充满了好奇，那一刹那，她做了件没有经过思考的事情。她淘气地伸出自己的小舌尖，轻轻地舔了舔

那紧贴着自己的唇，寒云在心中呻吟了一声，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一下就将那调皮的丁香吸进自己的口中，用力

吮吸着。

良久良久，才分开。纤柔已身如棉絮，再无半分力气。

寒云拥着沉迷在刚才的吻中，还没有醒过来的纤柔向柔软的草坪倒了下去，在纤柔身体触及草坪之前，先一步，

解开了自己的披风，体贴的为佳人铺在了身下。

「我不要等花烛夜了，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妻。」随着话音落下，吻，已疯狂的印在纤柔的唇上，手，则顺着玲

珑的曲线四处游移。

森林里一片寂静，仿佛一切生物都不忍心打扰这对有情人。

风静了，叶止了，水无声，蝴蝶静停，鱼儿不游，整个世界都不动了。

只有这对情人制造出的火热喘息，在森林里盘旋。

很低微的，一声女子娇弱而压抑的呻吟，传了出来。寒云的头低低的，好像在啃咬纤柔的脖子。

树林里，草坪边，跳出一只雪白的兔子，当它看到草坪上上演的这一幕，深深后悔自己的莽撞，很担心自己打

扰了这对情人，只好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其实，它一点也打扰不到他们的，他们已经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什么都听不到了。

寒云的唇已经移到了纤柔挺立在空气中的粉红色蓓蕾上，一口吞没。

「哦…」纤柔忍不住发出的娇弱的呻吟，是那么的甜美诱人。

寒云更加用力的舔咬着她坚挺的蓓蕾，一只手也加入了进攻的阵营，揉捏着纤柔另一只洁白饱满如倒扣的圆碗

般的玉乳。在这样的激烈进攻中，纤柔只有被动的逸出一声又一声呻吟。

寒云感觉到自己的欲望之火随着纤柔声声柔美婉转的娇啼，已经燃烧的如钢铁般坚硬，那么的渴望有温润的甘

泉以缓解自己的燥热。

支起身体，准备继续入侵的寒云，一抬头，看见了纤柔小小的鼻尖上渗出点点滴滴的汗珠，脸颊更是烧的一片

绯红，微睁的眼眸，正可谓媚眼如丝。朱唇似张未张，声声娇喘入耳，胸口向上挺起，不停的起伏着。整个上半身，

弓起如弦月。两只柔荑在身侧紧紧握成了拳。

心中漾满柔情，寒云的动作更加温柔。手指尖顺着纤柔的脖子滑向胸口，越过高高的玉乳峰，走过平坦的小腹，

引来纤柔浑身轻轻的战栗。寒云的手指尖，经过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第一个目的地——密林。从一个手指增加到

五个手指一起在密林中穿梭着，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中指顺着密林向深处走去，却被一双紧密闭合的玉腿阻挡了去路。急欲前进的手指不耐的扣了扣玉腿关之门，

一双玉腿微微颤抖了下，似乎想要打开，却又快似闪电般的闭合，而且还闭合的更紧，一点缝隙都没有留下。

寒云有些紧张的抬起头，「怎么？你，你不愿意吗？柔柔？如果……如果你真的不愿，那么，那么……我……

我愿意继续等……」

纤柔默默地注视着寒云，刚毅的脸庞上浮现着焦急与压抑，眼睛里满是欲望和不得不苦苦压抑欲望的痛苦，在

欲望之下，纤柔却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寒云的深情。但是，真的可以这样做吗？这是不合礼法的呀。

随着时间的流逝，冷寒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眼睛中的痛苦越来越深，手指在轻轻的颤抖着。

想起那无数的江湖传闻，从不曾动情的无情公子冷寒云，想起即使在生命垂危时被送来她这里急救都始终挂着

一丝微笑的冷寒云，再看着眼前冒着冷汗的冷大哥。纤柔的心弦慢慢的开始崩溃。

「柔儿，你要记住，你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完结，所以，你更要珍惜，珍惜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更要珍惜自己，

为所有爱你的人而努力的活下去。在自己有生的时间，尽量做好每一件你希望做的事情，尝试可以尝试的一切，不

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义父自小就教导的话这时也浮现在纤柔的脑海里。

纤柔，满面含羞的闭上了眼睛，一双玉腿，慢慢的放松了……

寒云脸上一喜，心中对纤柔充满了怜爱。手非常温柔的分开了那一双玉腿，纤柔最美丽神秘的圣地慢慢的显露

出来。

虽然惊讶于纤柔的粉嫩娇弱，但为了顾及纤柔的感受，寒云万般不舍的挪开了目光。手指非常轻柔的抚上了那

道缝隙，仿佛抚触的是稀世奇珍。

随着慢慢的抚触揉磨，一丝丝甘泉从密林中一个神秘的蜜洞流了出来，越涌越多，而寒云已经被自己的欲望折

磨的快要疯掉了，他悄悄的收回了手指，非常迅速的褪光自己的衣衫。然后，倾身，慢慢的压在了纤柔的身上，欲

望之火坚挺的顶在了纤柔的密林中。

感到异样火热的纤柔，微微睁开眼睛，颤抖着唇，「冷大哥……」

寒云伸出食指，压住纤柔的唇瓣，轻轻的摇着头说，「别叫我冷大哥，叫我云。柔柔，我永远也不想做你的大

哥。」

「冷……」纤柔小小的吞咽了一口口水，试验般轻轻的叫道：「云……云，我，我有点怕。」边说边用双手轻

轻的抵在寒云的胸口上。

「乖，别怕，我永远也不会伤害你。来，叫着我的名字，我要你叫着我的名字，清清楚楚的感受到这一刻，我

更要你永远都记得这一刻。叫我！柔柔！」

「云……云……」纤柔小声的、娇羞的、柔顺的呼唤着。

「哦，柔柔，我的柔柔！」寒云将他的欲望之火慢慢顶入了纤柔微微湿润、紧窄难行的神秘蜜穴。

层层叠叠的蜜穴紧紧的包裹着寸步难行的坚硬的欲望之火，寒云清楚的感觉到了前面有一层阻碍。他想突破它，

却发现纤柔因太紧张而把身体绷得紧紧的。

「柔柔，放松，柔柔……放松，别怕。」寒云满脸都是渗出的汗珠，心里因为纤柔紧张而紧张着。「柔柔，越

放松，越不会痛的，乖，相信我，柔柔。」

纤柔的身体一点点的放松下来，寒云猛的一下就将自己的欲望之火深深的埋进了纤柔的身体。

「哦！」纤柔忍不住的呻吟出声，惊飞了树梢一对鸟儿，他们却浑然不觉。

纤柔秀眉紧皱，眼睛紧闭，贝齿轻咬下唇，双手紧紧握住寒云的臂膀，指甲已然陷进了肉里。

寒云的样子也好不到哪去，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珠滴落，牙关紧咬，浑身绷紧，一动也不敢动，对纤柔指甲之

伤好像毫无感觉。只是极力的忍耐着自己的欲望，他在等纤柔可以适应他的存在。

一切都停止了，森林里连一丝风都没有。

草坪上的那只小白兔不知在什么时候叫来了它的另一半，和它静静的依偎在一起，就连飞舞的蝴蝶，这一刻也

双双对对的停在花蕊之上。

纤柔的痛感慢慢的减少了，感觉到有水珠滴在自己的身上，不自觉的微微睁开了眼眸，目光闪处，见到的是寒

云紧绷的身躯，紧张的脸色，大颗的汗珠。纤柔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她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有夫如此，别

无他求。

手轻轻的松开，纤柔才发现，自己在寒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指甲印痕，心里泛起点点愧疚，「对，对不起，我，

我，我不是故意的。」

「别管那些，柔柔，你还好吗？」那嘶哑到几不可辨的声音，让纤柔的心轻轻的颤抖。「我，我可以动了吗？」

寒云紧张的盯着纤柔美丽的脸孔。

纤柔闭上了眼睛，几近不可见的轻轻点了下头。

「忍着点，柔柔。」寒云开始轻轻挪动着身体，他小心的注视着纤柔的反应随时间的稍移，纤柔微微皱起的眉

头慢慢的平复了，因痛苦而苍白的脸色也转成一种异样的绯红，樱唇微张，逸出声声娇啼。

寒云的动作慢慢的加快，越来越猛烈。

纤柔仿佛置身于急风暴雨之中，她双手抓着寒云，纤腰微摆，面泛桃花，随着剧烈的动作逸出越来越娇媚诱人

的呻吟。

「啊！」一股滚烫的激流激荡在纤柔的小腹，让纤柔忍不住的大叫出声，意识也逐渐的迷离。

寒云大口的喘着气，身体也软了下来。他轻柔的将有些迷糊的纤柔揽进自己的怀里，随手拉起地上的衣衫，盖

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看着怀里累得睡着了的佳人，寒云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意。

大地为床，天为被。一对情人相拥小睡。夕阳努力的挂在枝头，不愿西沉，只想尽量的提供给这对小情人最后

的余温。

风轻轻的刮起，惊醒了习武的寒云。他轻轻的摇起了身边的纤柔，体贴的用披风将佳人完全包裹起来，抱起她，

施展轻功，直奔楚玉山庄。然后，将纤柔悄悄的从后院送进她自己的绣楼。

两个人都沐浴更衣之后，寒云拉起纤柔的手，就要去前厅向楚玉庄主提亲。

「冷大……云，不……不用，不用急于一时吧？」纤柔红着脸扯了扯寒云的衣角，低着头说着。

「不，我不想让你受片刻的委屈。而且，我急着想名正言顺的娶你过门，免得再受相思之苦。」纤柔只有无言

的让寒云带进了前厅。

好在楚玉庄主早就看好寒云这个女婿，虽然心中隐隐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特别难为他。

三天之后，在寒云一再的苦苦要求之下，楚庄主终于高高兴兴的为纤柔披上了嫁衣，让有情人终成了眷侣。

从此以后，只要看见寒云的地方，就一定可以看到纤柔的身影。妄想用纤柔去对付寒云的人，不是被纤柔的灵

蛇异兽治得伏伏贴贴的，就是被寒云的无情刀狠狠的教训。

寒云携娇妻游遍五湖四海，沿途纤柔医病救人，寒云都温柔的陪在一旁。即使是冒犯他们夫妇的人，或者是大

奸大恶之徒，无情刀下也再无断魂。连胡敬知都笑冷寒云再没有半点地方像个无情公子了，寒云对此说法则是一笑

置之。直到纤柔忍不住问寒云的时候，寒云才用饱含深情的眼睛看着纤柔说：「得此娇妻美眷，再无他憾，还要虚

名做甚？」

又是一日之始。初升的太阳，将阳光撒满世界。海面上，海浪滔滔，金光点点。寒云轻轻地牵起纤柔的手，一

起向正在闹瘟疫的平阳镇走去，在沙滩上留下了两排紧紧相依的脚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花香四溢，莺鸟婉啼。

旭日东升，光芒耀目。

迷朦中睁开眼眸，春梦却已无痕。

【完】